



电影《我，许可》系列剧照。



「温暖现实主义」的风格

家庭伦理题材电影常常会有比较苦情的表达，总是会给观众留下一种催泪煽情和苦大仇深的刻板印象。然而，《我，许可》和《我的妈耶》却反其道而行之，采用了一种笑中带泪的叙事策略，用轻盈的幽默化解了沉重，呈现了一种“温暖现实主义”的风格。

就电影内容来说，《我，许可》中包含了很多关于性别与身体的社会话题，如月经羞耻、性骚扰和身材焦虑等，并涉及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困境。不可否认，这些话题是复杂沉重的，但导演对这些话题的处理却并非说教式，而是将这些话题自然融入剧情中。此外，电影中“直给”的叙事，起到了消解禁忌的作用。许可和胡春蓉的个性都非常鲜明，她们像说脱口秀般自嘲和互怼，让人觉得又好笑又动情。当然，这一对母女的形象能立得住，还依赖于演员文淇和秦海璐的精彩表演。两位演员的表演都十分松弛，准确拿捏了喜剧的节奏。

《我的妈耶》的喜剧风格更为明亮和温暖。电影用各种荒诞的喜剧桥段，冲淡了电影中“生死”议题的沉重。马思纯贡献了近年来最出彩的表演，她扮演的少女李东玉充满了生命活力，而黄明昊饰演的儿子有着完整的人物弧光。电影的前半段充满笑点，到后半段却非常催泪，让观众在电影的剧情中感受到了治愈和温馨。

“笑中带泪”是一种特别复杂的情感状态。家庭伦理题材，本身就包含了血脉牵绊和情感纠葛。而以喜剧为外壳，以悲情为内里，能在笑声与泪水的交织中增加电影的叙事层次，让观众更好地代入剧情之中。总体而言，《我，许可》与《我的妈耶》是两部十分“走心”的电影，打开了“她叙事”的N种方式。当电影院充斥着视觉特效、悬疑犯罪等大片时，这两部电影却如同两股清流，给观众带来眼前一亮的惊喜。无论是《我，许可》中的母女情谊，还是《我的妈耶》中的母子羁绊，都讲述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。毫无疑问，这种温暖现实主义的影片才是最能打动中国观众的作品。家庭伦理电影体现了中国电影与观影大众的情感联结，证明了这个题材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中的独特价值。

家庭是永恒的剧场

从电影叙事的视角看，家庭伦理题材的电影是十分特殊的一类。这个题材的影片，主要讲述亲情羁绊、代际矛盾的和解、家庭成员的关系变迁等。通过描写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场景，这类电影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伦理、情感和观念。《我，许可》和《我的妈耶》正是非常典型的两部家庭伦理题材电影。

在这类电影中，家庭被塑造成充满戏剧张力的剧场。《我，许可》的戏剧张力集中在女主角许可与母亲胡春蓉的共同生活中。许可是25岁的小学老师，也是一个单身女孩。她正面临着妇科手术，内心非常焦虑。但母亲的突然到访打乱了她的生活节奏，两代人的矛盾频频爆发。胡春蓉缺乏边界感，常常因为各种小事点燃许可的怒火。然而，电影并没有止步于控诉母亲的越界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许可逐渐与母亲达成和解，并激励长期不自信的母亲走出传统观念的禁锢，开始尝试“为自己而活”。

相比之下，《我的妈耶》的叙事更富想象力。该电影聚焦于一对跨越了生死的母子。在男主角张十一出生之时，母亲李东玉就离世了。然而，电影却用发现母亲留下来的日记的方式，给予了张十一了解母亲的机会。张十一通过阅读日记，回溯了母亲一生的故事。李东玉跳霹雳舞、有事业心、还在懵懂中恋爱。后来，张十一还了解了母亲的因病早逝，直面了母亲的生死抉择。

列夫·托尔斯泰说，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每个家庭内部都有难为外人道的部分。在这两部电影中，某位家庭成员的缺席构成了原生家庭产生裂痕的原因。《我，许可》中的父亲许锋只在电话中以声音出场，他与胡春蓉的争吵，是后者出走的原因。《我的妈耶》中的张十一与父亲张永勋相依为命，母亲的缺席是这个家庭最大的创伤记忆。

《我，许可》《我的妈耶》：打开「她叙事」的N种方式

汪荣

在传统儒家文化和大众世俗生活中，“家庭”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，它既是冲突的发源地，又是温暖的避风港。然而，在近两三年的院线电影中，这类聚焦家庭内部伦理纠葛的电影却相对少见，更多地转向了电视剧和短剧领域。因此，最近在电影院上映的《我，许可》和《我的妈耶》尤为难得。在这两部聚焦家庭亲情和代际问题的电影中，导演用笑中带泪的轻喜剧叙事策略，打破了传统家庭伦理题材电影的叙事套路，重新讲述了中国式家庭故事，为春日的银幕增添了一份情感的慰藉。



电影《我的妈耶》海报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



电影《我的妈耶》的海报充满趣味。